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第二輯名家印 第二卷

中國篆刻聚珍

汪關

汪泓

主 編 劉 江

副主編 曹錦炎 祝遂之

中國篆刻聚珍 第二輯名家印 第二卷

汪 關 汪 泓

本卷編選 劉永根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篆刻聚珍. 第二輯上 / 劉江主編. — 杭州: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40-5600-0

I. ①中… II. ①劉… III. ①漢字—印譜—中國
IV. ①J29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6)第316490號

主 編 劉 江

副主編 曹錦炎 祝遂之

中國篆刻聚珍 第二輯名家印 第二卷

汪 關 汪 泓

本卷編選 劉永根

中國篆刻聚珍編委會

主 編：劉 江

副主編：曹錦炎 祝遂之

策 劃：胡小罕

執行主編：戴家妙 胡小罕 沈 浩

編委會（以姓氏筆畫為序）：

于良子	王義驊	何滌非	吳 瑩	沈 浩
沈樂平	祝遂之	胡小罕	桑建華	陳大中
張 索	張愛國	曹錦炎	蔡 毅	劉 丹
劉 江	戴家妙	韓天雍		

屈篤仕	楊 晶	羅仕通	楊少峰	宋開智
王 臻	李明桓	蔣招昇	張鈺霖	賀維豪
胡易知	石連坤	趙熙淳	張擎鑫	王慶敏
劉永根	陳 碩	陸嘉磊	李 永	

凡例

一，該印譜叢書定位於篆刻學習臨摹、創作借鑒、印史研究和教學參考，滿足篆刻愛好者、創作者臨摹鑒賞和教學研究之需，成為學習、瞭解、研究印史的合理範本與理想參考。

一，該印譜叢書編纂中堅持學術性與藝術性相統一，以印學史框架為學術支撐，以歷代璽印篆刻遺存和印學文獻為基礎，薈萃印學史專家、古文字學專家、篆刻創作家的綜合視野，緊貼篆刻研習規律，遴選最能夠體現各個時代、各種形制和各家流派風格的典型之作，呈現中國璽印篆刻藝術精華。遴選中注重引用最新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注重從書畫名跡、古籍珍本等稀見文獻上提取有價值的印跡。

一，該印譜叢書共分三輯。第一輯「璽印史系列」，梳理出從戰國到宋元印章的印史脈絡；第二輯「名家流派篆刻系列」，輯錄明清至近現代重要流派與名家代表作品；第三輯「專題印系列」，輯入因特殊的形制、材質、工藝、功用而具備獨特審美傾向的璽印篆刻門類。叢書三輯總計約五十卷。

一，每卷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本卷主題概述；第二部分印蛻及釋文，名家流派篆刻附部分邊款；第三部分輯錄本卷主題相關的史料和評析文獻。其中第二部分為每卷基本單元，一般遴選三百到五百枚印蛻，資源流傳存世特別多或特別少的也有例外。

一，每一卷之中印蛻排序，側重於從易到難的臨習鑒賞進階安排，兼顧類型特徵和審美傾向。部分印作斷代缺乏確切記載與考訂依據的，姑以審美特徵歸類。

一，叢書對每卷進行編號，又對每卷中的印蛻進行編號，俟整套叢書出齊之後，統一編製「印文全文索引」作配套，以便從整套印譜叢書中檢索出任意一個字的印文字形。

概述

據《廣印人傳》載，汪闢字尹子，黃山人，家婁東。原名東陽，字杲叔，後得漢汪闢印，遂更名。其手製印章為時所重。清人陳芷洲嘗摹其印，并輯其所作為《寶印齋印式》四卷。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汪闢的篆刻創作活動延續年代約可定在一五九〇年後至一六二八年前這一時期，推斷其生年約在一五七〇年以前，卒年在一六二八年以後，在世之年相當於萬曆初至崇禎年間。

汪闢的事略，周亮工《印人傳》中有《書汪尹子印章前》及《書汪宏度印章前》兩則（顧湘《篆學瑣著》本輯入，上海文瑞樓影印），述及汪闢籍貫和程嘉燧為汪闢延譽四方等事，又辨張灝《學山堂印譜》題記貶抑汪闢之論，對有關生平藝事則未多著墨。周亮工自謂「予不識尹子」，大約也是這一原因，其所記事多未出《寶印齋印式》中所見的一些信息，這又說明周亮工是曾見到此譜的。

《印式》題「歙汪關尹子父」，而汪闢友人侯岐曾說其為「新都士」，大概都是以郡名泛稱，而并非即是歙縣。因為周亮工說汪闢與程嘉燧「同里」，按程氏籍屬休寧，為

明時歙州六邑之一，故汪關的鄉籍具體說來或為休寧。

汪關家境曾經優裕，他的摯友婁堅在《汪杲叔篆刻題辭》說：「汪君杲叔，家本富人。」（婁堅《學古緒言》卷二十五）同是他的好友的青浦人唐汝詢還具體地寫到他盛時呼朋引友、出手闊綽的景況：「憶昔全盛金滿籩，結客不惜湖海傾，堂中往往羅群英。雕盤綺食縱橫饋，桑落之酒日滿鐺。」（唐汝詢《癡先生歌贈汪杲叔》，甲寅本《寶印齋印式》，上海圖書館藏本）太倉張峽也說：「當尹子盛時，吹臺酒壚，一擲千金，時恨不識尹子。」（張峽《序汪尹子印譜》，見王奐之本《寶印齋印式》）

汪關後來在甲寅本《印式》中有一則自跋：「關自少時，酷好古文奇字，收藏金玉瑪瑙銅印不下二百餘方，不幸早失怙恃，旋遭家難，流離瑣尾，平日玩好之物散失殆盡。」（甲寅本《寶印齋印式》卷一，上海博物館藏本）這是有關他的身世的唯一自述材料。在少時即藏古印二百餘方，既說明他不俗的家境，也透露了其早年的鑑賞功力。從汪關的印跋、款識中還可以看到，他對於古文、書法具有扎實的根底。汪關金石學的根基同樣自少時即已初奠，一生情趣的定位也在此時形成。驗之以今存《印式》中六十一枚古印，其涉及戰國、漢、晉、宋、元而無一偽品，亦可印證他的鑑古眼界。從汪關萬曆甲寅即

四十歲以前的大量作品來看，他摹習秦漢、宋元印的功夫以及達到的融會表現能力，遠勝於當時其他一些名家。從中亦不難窺知汪關在青少年時代除了自家所藏古印外，還研讀過不少古璽印譜錄，如他在自跋中提及的「顧氏全書」（即明上海顧從德《集古印譜》）。汪關的印法越出徽派舊習而另開純正古典一脈，既是他少時於古璽印浸淫甚深、心摹手追的結果，也可能與他較早離開故土，接受新的藝術環境影響有關。故汪關的自跋間接地交代了其少年時曾在詩禮之家環境中獲得良好教養的背景。

正因為這些修養，使他得以在游藝江南時從容穿梭於衆多名士之間并締交了不少知音。「早失怙恃」是汪關家道衰落的起點。另如婁堅《題辭》中所說「愛奇成癖，盡耗其資，獨以此道自喜」的名士習性，也是使他難免陷於困頓的原因之一。

汪關走上藉篆刻「以糊其口」的生活道路，即他所自況的「流離瑣尾」，完全是一種無奈。本來，仕途進取是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以汪關早年的家境，人生的目標亦當如此。張峽《序汪尹子印譜》說得也很明白：「尹子蓋不自意以篆刻名也。」但家境突變使得汪關不得不與當時一些書畫家一樣，挾藝壯游諸邑。周亮工《印人傳》引鄒迪光語云：「今之人帖括不售，農賈不驗，無所糊其口，而又不能課聲詩、作繪事……」

則托於印章以為業者十而九。」這段話不僅揭示了晚明清初以書畫自奉成為一部分文人的生活出路，即篆刻一道亦成為謀生的手段，而且對一些印家之所以走上鬻藝道路的原因以及當時社會對篆刻藝術的接受狀況，也剖析得十分清楚。汪闢以游藝為生的個人背景大率如此。

汪闢離開家鄉的時間應該較早。《印式》收入他為當時一批東南名流篆刻的印章，據所涉印主鄉籍比較集中的地區分析，汪闢此前的交游至少涉及吳門、婁東、虞山、崑山、陽羨、嘉定、松江、青浦、上海等地的一些名士。據友人序跋題辭，汪闢游蹤所至則有吳門、嘉定、陽羨、上海、杭州等地。而嘉定、崑山似是他交游比較密集的地點。由此可以確定，汪闢游藝的範圍基本上在蘇州府、松江府諸邑。此際他已經建立起廣泛的人脈，並獲得了名播南北的文士如李流芳、程嘉燧、婁堅、唐汝詢等人著力推譽。周亮工說汪闢所以頗得時人賞識，頗得力於同里程嘉燧的延譽，這應是可信的。汪闢的精詣謹嚴、古穆淳正的印風確實迎合了風習儒雅的東南之地士子的審美情趣。但對於一個異鄉客來說，得以廣為周圍的名公巨卿激賞，人脈甚廣的程嘉燧與嘉定、崑山諸子的大力褒譽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汪關流寓東南是以具有文人背景的職業印家身份出現的。故而，他與亦有印名的李流芳、歸昌世、王志堅等名場中人身份、家境和生存狀態并不相同。篆刻對於後者是一種名士的雅好，而并非取得生存資料的手段。汪關卻是職業印家，篆刻是他的謀生技能，侯岐曾就直截了當地說其「白髮學干謁，生涯邇手腕」。婁堅題辭中也寫出「杲叔貧甚，藉以糊口焉」。張峽又具體地談到他游陽羨頗得衆士人慕悅，因而「稍有緡積」之事。《印式》所收的作品數量十分可觀，絕大多數為時人名號，涉及的階層、地域範圍十分廣泛，這也只有職業印家才可能及此。然而同是鬻藝，他又與一般純以印技為生的刻字匠處於不同的層面，面對的受衆群體亦為不同。汪關篆刻作品的受主身份大多於史可考。他得以出入碩儒官宦之門，與衆多名士坐而論道，如果沒有自己的出身與文人背景，當然不可能躋身於這一社會群體。

東南一區，在明代是經濟最為繁榮之地。除了人文薈萃的歷史淵源，商賈、市民階層的迅速擴大也推動了文化消費風氣的提升。書畫篆刻的商品化正是因應這一條件在此率先發育起來的。周亮工曾感嘆當時吳越一帶篆刻藝術世俗化的風氣之下，原先清高自負的文人印家也隨俗高下，「粟吏販夫以及黨逆仇正輩，或以金錢，或恃顯貴，人人可

入鑄矣」。汪關走出徽州，落籍於此，顯然存在對於受眾群體的考慮，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印風。

本卷的編選工作承蒙孫慰祖先生悉心指導，并提供大量原始資料，特此致謝！

汪

關

